

**Complete Works of  
O. Henry**

• 3 •



# 欧·亨利 小说全集

第三卷

[美] 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目 次

## 乱 七 八 糟

最后的行吟诗人 .....	3
侦探 .....	15
女巫的面包 .....	22
城市的骄傲 .....	27
拦劫列车 .....	33
尤利西斯和狗人 .....	45
寒暄冠军 .....	52
同病相怜 .....	57
与睡神抗争 .....	63
机会难得 .....	68
吉米·海斯和缪里尔 .....	77
错乱之门 .....	83
哈格雷夫斯的两个角色 .....	94
就医记 .....	108
十月和六月 .....	122
带磨坊的教堂 .....	125
营火堆旁的纽约 .....	138
沙洛克·乔尔摩斯历险记 .....	143

高高在上的女士 .....	149
大康奈岛 .....	154
法律与秩序 .....	159
马丁·伯尼的转变 .....	174
哈里发和莽汉 .....	179
加里的钻石 .....	184
我们庆祝的日子 .....	191

## 滚 石

统治者 .....	201
小熊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	221
助人为乐 .....	236
提线木偶 .....	246
侯爵和莎莱小姐 .....	260
圣多尼之雾 .....	271
朋友的召唤 .....	281
蒂克托克 .....	292
离奇的故事 .....	302

## 陀 螺

世界和门 .....	307
理论与猎狗 .....	321
失败的假设 .....	332
卡洛韦的密码 .....	345
平均海拔问题 .....	354
“姑娘” .....	365

哗叽和草帽的社会学·····	372
红酋长的赎金·····	380
婚嫁的五月·····	392
技术错误·····	399
套房家庭的浪漫史·····	407
人生的波澜·····	413
牺牲打·····	420
我们选择的道路·····	425
黑榭的买主·····	431
歌曲与警官·····	446
一元假币·····	453
报纸的故事·····	461
汤米和窃贼·····	466
榭树的圣诞礼物·····	473
地方色彩·····	479
乔治亚的裁定·····	486
盲人的节日·····	499
牧场上的波皮普夫人·····	520

乱七八糟



## 最后的行吟诗人

山姆·加洛韦义无反顾地给他的矮种马备了鞍。他在阿迪托牧场做客三个月后，终于要走了。牧场上的咖啡有焦麦味，饼干发酵不好，带有黄色的条纹，谁都不能指望哪一个客人会忍受三个月以上。那个大个子黑人厨师尼克·拿破仑，总是烤不好饼干。有一次，尼克在柳树牧场做饭，山姆只逗留了六个星期就被他的手艺吓跑了。

一种难以理解的行家的宽容稍稍缓和了山姆脸上的遗憾和悲哀的神情。但他十分坚决地扣紧马肚带，把拴马索绕好，挂在鞍头，把油布雨衣和大衣绑在马鞍后弓，把马鞭套在右手腕上。梅里迪尤一家人（阿迪托牧场的户主）、其他的男男女女、小孩、仆人、客人、雇员、狗和碰巧的来访者，聚在牧场大宅的回廊里，依依惜别。在弗里奥河和北布拉伏河之间，山姆·加洛韦无论到哪一个牧场、营地或者小屋，都会带来欢乐，他的离去当然引起悲哀。

除了一条猎狗在掸可恶的跳蚤，后腿碰撞地面的声响以外，周围一片寂静，山姆仔细地把他的吉他绑在鞍后的雨衣和大衣上面。吉他套在绿色帆布袋里；如果你领悟它的意义，就知道山姆的身份了。

山姆是最后的行吟诗人。当然，你了解行吟诗人是什么样



的人。百科全书上说,他们盛行于十一至十三世纪。他们挥动<sup>①</sup>什么似乎不很清楚——但肯定不是剑;有可能是小提琴的弓,或者是吃通心粉的叉子,或者是一位夫人的头巾。不管怎么样,山姆·加洛韦是其中之一。

山姆跨上马背时,脸上显出一副殉道的样子。但是同他的坐骑相比,他的表情可以算是高兴的。要知道,那匹矮种马很了解骑在它背上的人,草原上和拴马架前的牧牛马可能常常取笑山姆的矮种马,因为骑者不是欢闹的、满口脏话的、放羊的牛仔,而是一个吉他乐手。对于坐骑来说,谁都不是英雄。即使百货公司的滚梯绊倒一个行吟诗人也是情有可原的。

哦,我知道我就是行吟诗人;你也是。你记得你听过的故事、学过的纸牌戏法,以及那支用钢琴弹奏的小曲,你记得你去拜访有钱的简姑妈时提供的十分钟的余兴节目。你知道人分为三类,也就是:男爵、行吟诗人和工人。男爵不喜欢看这类无聊的东西;工人没有时间看;因此我知道你必定是行吟诗人,你会理解山姆·加洛韦的。无论我们唱歌、演戏、写作、讲课或者画画,我们无非都是行吟诗人;那么我们就往最坏的地方着想吧。

那匹脸长得像但丁·阿利吉耶里的矮种马,在山姆两膝的夹力下,背负着行吟诗人朝东南方向跑了十六英里。大自然处于她最亲切的状态。缓缓起伏的草原上长着星星点点的小花,使空气弥漫着甜香。东风减轻了春天的热度;墨西哥湾飘来的羊毛般的白云挡住了四月太阳的直射光线。山姆骑在马上唱歌。他在马笼头里塞进一些小槲树枝,驱赶苍蝇。那个长脸四足动物戴上这样一顶皇冠后比先前更像但丁了,看来似乎在想贝亚

---

<sup>①</sup> 原文 flourish 可作“盛行”和“挥动”解。

特丽斯<sup>①</sup>。

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山姆直奔埃利森老头的牧羊场。此时他认为去牧羊场做客比较合适。阿迪托牧场上人太多，太嘈杂，争吵不休，一片混乱。他以前从没有赏光在埃利森老头的牧场上逗留过；但他知道自己肯定是受欢迎的。行吟诗人到处通行无阻。城堡里的工人会为他放下吊桥，男爵会在宴会厅里安排他坐在自己的左边。工人们端上烤野猪头和大酒壶时，女士们会为他的歌谣和故事喝彩，报之以微笑。坐在雕花栎木椅上的男爵即使打一两个盹儿，也没有恶意。

埃利森老头受宠若惊地欢迎行吟诗人。他常听到有幸接待山姆·加洛韦的牧场主们赞扬山姆，但从未料到自己简陋的男爵领地会得到这份殊荣。我之所以说男爵领地，是因为埃利森老头是最后的男爵。当然，布尔沃－利顿先生<sup>②</sup> 生的时代太早，不知道埃利森其人，否则他不会把这个绰号给沃里克的。在现实生活中，男爵的责任和职能是向工人提供工作，向行吟诗人提供食宿。

埃利森是个皱缩的老人，留着黄白色的短胡子，脸上布满逝去的微笑的皱纹。他在牧羊地带最冷僻区域的树丛中有一座两居室的小屋子。他家里有一个凯欧瓦印第安男厨师、四条猎狗、一头宠物羊和一只拴在篱笆桩上的半驯的草原狼。他有三千头羊，放牧在两块租来的和几千英亩既不是租来也不是他拥有的

① 贝亚特丽斯，诗人但丁早年爱慕的佛罗伦萨姑娘，24岁去世，但丁感伤不已，在《神曲》里把她写成是带领他漫游天国的向导。

② 布尔沃－利顿(1803—1873)，英国作家、政治家，著有历史小说《庞贝城的末日》(1834)和《最后的男爵》(1843)等。《最后的男爵》描写英国争夺王位的绵延三十年的玫瑰战争，小说主人公是沃里克伯爵。

土地上。一年里可能有三四个使用和他一样的语言的人骑马来他门前，同他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对于埃利森老头来说，那些就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至于行吟诗人——按照百科全书上的解释，盛行于十一和十三世纪的行吟诗人——在他男爵城堡门前勒住缰绳的日子，必定是用金光灿灿、装饰华丽的大写字母表示的日子了。

埃利森老头看到山姆时，微笑回到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一瘸一拐地拖着脚步匆匆从屋里出来。

“喂，埃利森先生，”山姆快活地招呼说，“我想起应该来看看你。你的牧场今年雨水不错。春羔会有充足的草了。”

“好，好，好，”埃利森老头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我从没有想到你会光临这么偏僻的牧场。不管怎么说，非常欢迎你。请下马吧。我厨房里有一袋新收的燕麦——我拿出来给你喂马，好吗？”

“喂它吃燕麦？”山姆觉得好笑地说，“不，先生。它现在光吃草已经肥得像猪了。它的运动量不够，体形不够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给它拴上一条拖绳，把它放到马草场上去。”

我确信十一和十三世纪的男爵、行吟诗人和工人，绝不会像同他们相当的人物那晚在埃利森老头的牧羊场上相处得那么和谐。凯欧瓦厨师烤的饼干酥脆可口，煮的咖啡很香。埃利森老头久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根深蒂固的好客和感激之情。至于行吟诗人，他觉得无意之中竟然来到了愉快的地方。丰盛的、做得很好的晚餐，他不用卖大力气就能使之十分高兴的主人，他敏感的心情当时渴望得到的安静，这些凑在一起给了他周游许多牧场时很少得到的满意和舒畅。

吃完美味的晚餐后，山姆解开绿帆布袋，取出吉他。要知

道,他这样做并不是回报——无论山姆或者任何真正的行吟诗人都不是汤米·塔克的直系后代。你在深受尊敬但生平不详的鹅妈妈<sup>①</sup>的作品里见过汤米·塔克其人。汤米·塔克以唱歌换来晚饭,真正的行吟诗人却不干这种事。他先吃晚饭,然后为艺术而唱歌。

山姆·加洛韦的节目单包括五十来个笑话和三四十首歌。但他绝不到此为止。无论你提起什么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地谈上二十支卷烟的工夫。他能躺的时候绝不坐,能坐的时候绝不站。我很喜欢和他多待一些时候,我要在一支秃笔和残缺的词汇所允许的范围内替他画一幅像。

我希望你见过他:他短小精悍,但懒散得难以想象。他穿一件深蓝色的羊毛衬衫,前襟用珠灰色的鞋带似的绳子系着,衣裤料子是特别耐磨的棕色帆布,脚下是佩着墨西哥式踢马刺的高跟靴,头上是一顶墨西哥式的宽边帽子。

那天傍晚,山姆和埃利森老头把椅子搬到朴树底下。他们点燃卷烟;行吟诗人快活地拨弹着吉他。他唱的许多歌是从墨西哥牧羊人和牛仔那儿学来的古怪、悲哀的小调。牧羊人特别喜欢的其中一首开头是“飞吧,飞吧,小鸽子”。山姆那晚为埃利森老头唱了好多遍。

行吟诗人在老头的牧场住了下来。那里的宁静和对他的重视是他在喧闹的养牛牧场里从未遇到的。世上任何听众对诗人、乐手或艺术家工作的赞赏,都比不上埃利森老头对他那样几

---

① 鹅妈妈,T·弗利特 1719 年在波士顿出版《鹅妈妈的儿歌集》,据说是弗利特把他岳母常唱给外孙听的儿歌编成的集子,但早在 1697 年,法国查尔斯·裴劳特出版的故事集《我的鹅妈妈的故事》已有鹅妈妈这个人物。

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并且经久不衰。即使王公贵胄屈尊来看一个卑贱的伐木者或者庄稼汉，也不会引起如此的感激和欢乐。

山姆·加洛韦在朴树荫下一张凉爽的帆布小床上消磨他大部分的时间。他用棕色的小纸片卷烟抽，翻翻牧场所能提供的乏味的书籍，即兴创作了一些歌曲，熟练地自弹自唱，扩充他的演奏节目。凯欧瓦厨师像奴隶侍候大老爷似的替他端来挂在树下的红陶罐里的凉水，他想吃东西时替他端来食物。草原上的微风朝他吹拂；清晨和傍晚时模仿鸟的鸣声同他的琴声互争短长，但很难制胜；他的世界仿佛弥漫着芬芳的宁谧。当埃利森老头骑着那匹一小时只跑一英里路的矮种马在羊群中间晃悠，当外面骄阳如火，凯欧瓦厨师在厨房角落睡午觉时，山姆躺在帆布床上寻思世界是何等美好，对于以娱乐他人为生活目的的人又是多么和善。在这里，他得到了满意的食宿；完全不需要操心、费劲或奋斗；在这里，他受到无休无止的欢迎，主人听到一支歌或者一个故事的第十六次重复演奏时，还像初次听到那么感到新奇。古时候的行吟诗人浪迹天涯，何曾遇到这种无与伦比的城堡？他沉浸在幸福的冥想中，白尾褐毛的小兔胆怯地在院子里嬉戏；二十码开外，白冠蓝羽的鹌鹑一个接一个地跑过；一只出来找蜘蛛吃的长尾鸟跳到篱笆上面，摆动着尾羽向他致意。他那匹矮种马在八十英亩大的马草场里长了膘，但丁式的长脸似乎有了笑容。

埃利森老头也干一些跑腿的活，他没有雇用专人，自己往牧羊营地运送木柴、饮水和口粮。小牧场上往往是这样的。

一天早晨，他备了一星期食用的豆子、咖啡、玉米面和糖，给他的一个牧羊人恩卡纳西翁·费利佩的营地送去。在离老尤因堡两英里的路上，他迎面遇上一个名叫金·詹姆斯的、骑着一匹

肯塔基烈性马的可怕的人。

金·詹姆斯的真名是詹姆斯·金<sup>①</sup>；但人们把名和姓颠倒过来，因为这样似乎更同他相配，并且让陛下高兴。金·詹姆斯是圣安东尼的阿拉莫广场和布朗斯维尔的比尔·霍珀酒馆之间最大的牧牛场主。也是得克萨斯州西南部最咋咋呼呼的吹牛大王和最专横跋扈的恶霸。他吹牛夸口总是能付诸行动；嗓门越高，危险性越大。故事书里那种眼睛浅蓝色、说话轻声轻气、貌似温顺的人结果往往是真正危险的人；在现实生活和这个故事里却不是这样。在一个五大三粗、吵吵闹闹的混人和一个不声不响坐在角落里的蓝眼睛的陌生人中间，让我攻击一个的话，每次有戏的总是在角落里。

我刚才说过，金·詹姆斯是个体重二百磅的凶神恶煞，头发金黄，皮肤晒得像十月份的草莓一样红，蓬松的红眉毛下有两道算是眼睛的细缝。那天，他穿一件棕色法兰绒衬衫，在夏日下汗出如注，大片汗湿的地方成了深褐色。他身上还有别的衣服和配备，诸如塞进大靴子里的棕色帆布裤子，扎在脖子上的红色大手帕和左轮手枪，鞍前横放着一支霰弹枪和嵌满子弹的皮带——但是你不会注意这些附件；吸引你目光的只有那两条他当做眼睛使的小缝。

埃利森老头路上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你考虑到男爵年已六十五，体重九十八磅，对金·詹姆斯的事迹早有耳闻，他（男爵）只求过太平日子，身边没有带枪，即使带的话也不至于用上的时候，如果我告诉你，填满他脸上皱纹的微笑顿时消失，只剩下原来的皱纹时，你不能对他有什么苛求。然而，他也不是那

---

<sup>①</sup> 英文里的“金”(King)可作“国王”解。

种在危险面前开溜的男爵。他勒住那匹时速一英里的矮种马（这不难做到），向那个可畏的君主打个招呼。

金·詹姆斯开门见山，降下谕旨。

“你就是在这个牧场上放羊的老家伙，是吗？”他说，“你有什么权利？这片土地是你有的还是租的？”

“我向州政府租了两块地。”埃利森老头温顺地说。

“不可能，你没有，”金·詹姆斯说，“你的租赁契约昨天到期；我在土地局有人，到时候立刻接手。得克萨斯州没有一英尺归你使用的草地。你们这些牧羊人非滚蛋不可。你们的日子到了头。这里是牧牛地区，没有懒汉插脚的地方。你放羊的这个牧场是我的。我要架起铁丝网，圈出一片四十英里宽、六十英里长的牧场；架完后，里面如果发现一头羊，羊就死定了。我给你一星期的期限，把你的羊统统赶走。到时候不走光，我就派六个人带了温彻斯特连发枪把它们全部射杀，吃羊肉。如果发现你也在，那么你得到的就是这个。”

金·詹姆斯拍拍他的霰弹枪柄，以示警告。

埃利森老头继续前去恩卡纳西翁的营地。他长吁短叹，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早就听说旧规矩要改了。随便放牧的日子即将结束。别的麻烦也纷至沓来，压在他肩上。他的羊群数量有减无增；羊毛价格每一个剪毛季节都在下滑；甚至他在弗里奥城采购牧场物资的商店老板布拉德肖也催他结清前六个月的账单，否则停止供货。最后，可怕的金·詹姆斯突然给他这一最大的灾难性的打击。

日落时分，老头回到自己的牧场，看见山姆·加洛韦靠着毛毯卷和羊毛袋躺在帆布床上，拨弹吉他。

“嗨，本大叔，”行吟诗人高兴地招呼说，“今晚你回来得早

啊。白天我在改编一支西班牙方登戈舞曲，是这样的——你听。”

“那好，太好啦，”埃利森老头坐到厨房的阶磴上，捋着他那苏格兰猎狗似的白胡子说。“我想从东到西，所有的乐师都比不上你。”

“哦，那不好讲，”山姆沉思地说，“不过我在变调方面确实比较熟练。我认为五种降半音的调式我都能应付，不比任何人差。你看上去十分疲倦，本大叔——今晚你没有不舒服吧？”

“有点累；没事儿，山姆。假如你兴犹未尽，我们听听那支墨西哥曲子，开头是‘飞吧，飞吧，小鸽子’的那支，好吗？我骑马赶了远路，或者有什么烦心事的时候，那支曲子似乎总能让我舒服一点。”

“当然可以，”山姆说，“你什么时候想听，我都可以弹奏。哦，本大叔，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你得说说布拉德肖，他上次给我们的火腿太老了。”

一个面临许多不幸的牧羊场的六十五岁的老头，不可能长时间掩饰自己的烦恼。再说，行吟诗人善于察言观色，很快就会看出他周围人的愁苦——因为他自己的情绪也受到影响。第二天，山姆又问老头为什么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埃利森老头便把金·詹姆斯的勒令和威胁讲给他听，破产和担忧难免使他失态。行吟诗人沉思着。有关金·詹姆斯的情况，他听过不少。

牧区霸主给了埃利森老头七天期限，第三天，他赶了四轮马车去弗里奥城运一些牧场必需的物资。布拉德肖固然不好对付，但并不是不可通融。他按照老头的采购单减半供货，并且宽限了结账的时间。货物中有行吟诗人喜欢的一只新鲜火腿。

老头从弗里奥城回家，走了五英里，又遇上金·詹姆斯骑马



进城。他一贯凶相毕露，但是今天眼睛的两条细缝似乎比平时宽了一点。

“你好，”大王声音粗哑地说，“我正要找你。昨天我听一个从桑迪来的牛仔说你本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县的人。我想问你是不是这样。”

“我生在那里，”埃利森老头说，“长在那里，二十一岁时才离开。”

“听这个牛仔讲，”金·詹姆斯说，“他印象中认为你同里夫斯家有亲戚关系。是吗？”

“卡罗琳·里夫斯，”老头说，“和我是同母异父。”

“她是我的婶子，”金·詹姆斯说，“我十六岁时从家里逃了出来。前几天我们谈的事情，可以再研究研究。人们都说我是恶人，只说对了一半。我的牧场很宽敞，足够放牧你的羊群和今后繁殖的羊羔。卡罗琳婶婶总是做羊肉烤饼给我吃。你在原来的地方放牧羊群好了，还需要什么牧场的话，尽管去。你的资金周转有困难吗？”

老头细述了他的困难，说得谨慎、坦率而不失尊严。

“她总是在我带到学校里去的饭盒里多放一点吃的——我是说卡罗琳婶婶，”金·詹姆斯说，“我今天去弗里奥城，明天回来时路过你的牧场。我要从银行里取出两千元给你送去；我可以吩咐布拉德肖，你要的东西全部可以赊账。你一定知道家乡的那句老话，杰克逊县的里夫斯家和金家关系永远像栗子壳的刺一样紧密。是啊，只要遇上里夫斯家的人，我仍旧姓金。明天太阳下山时，你留意等着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不必琢磨嫩草会不会旱死。”

埃利森老头快快活活地赶车回家。微笑再次填平了他脸上